

陈阿金： 一生熔铸“三把剑”

首席记者 陈炜芬 通讯员 叶晓龙 张雅茜/文 记者 贾恒/图



陈阿金 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清晨,龙泉溪还未苏醒,陈阿金剑铺的炉火已烧得通红。71岁的陈阿金和往常一样,手抡大锤,深一锤浅一锤地落在火红的铁块上。一时间,火星如流萤般四散迸溅,像散落人间的星辉,又似从冷兵器时代跃出的锋芒。再看他的双手:掌心的老茧一层覆一层,手背上烫疤叠着烫疤,却能在无数次折叠中精准锻打出一道道若隐若现的异光花纹。

一块毛铁,一把铁锤,一炉烈火。

叮当声里,这位打铁匠出身的铸剑师,将千年锻制技艺,一锤一锤地敲入时光,用近六十年光阴,铸造“初心之剑”“经典之剑”“传承之剑”三把“会呼吸的龙泉宝剑”。

人物名片

陈阿金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,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

1954年出生于浙江龙泉,13岁起学习宝剑铸造。他是中国龙泉宝剑锻制技艺领域中第一位集齐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”等荣誉的铸剑师。

丽水人物志

记者手记

铸剑亦铸魂

首席记者 陈炜芬

初见陈阿金大师,很难将他与锋芒毕露、寒光凛凛的宝剑联系起来。直到走进他的剑铺:满室的锻造工具泛着冷光,炉中跃动的火苗映红半面墙,热浪裹挟着炭灰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——这一刻,他作为铸剑大师的炽热与执着,穿透岁月帷幕,在火焰中显影。

陈阿金的铸剑之道,彰显着独特与匠心。他坚持采用龙泉当地产的“毛铁”和“钢”,遵循着“三斤毛铁半斤钢”的配比古训。那些带着原始矿脉肌理的铁料,裹着山岚与晨露,与坚韧的钢相遇,在他手中完成一次又一次蜕变。炉中燃烧的“松炭”,经过山中黄泥水的洗涤后透着大地的厚重,在燃烧时释放出草木的自然清香。

重锤落下、火星迸溅的刹那,便是陈阿金与千年铸剑技艺的对话时刻。高温下的金属在他手中反复折叠锻打,每一次捶击都恰到好处。神奇的是,随着锻打的深入,剑身会“生长”出华光灿烂的花纹:松针纹如深谷新绿,流水纹似瓯江蜿蜒,卷云纹携着宋代画院的留白意境,羽毛纹藏着山野飞鸟的灵动。这些被称作“异光花纹”的独特纹理,既是千年技艺的具象呈现,更是匠心成就的淬炼结晶。

在工作室的桌上,一幅完成不久的书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——“澄怀观道”四字由陈阿金亲手书写,笔锋的游走竟与锻造时挥锤的力道异曲同工。他说,铸剑时需摒弃杂念,以澄澈之心与材料对话;挥毫时亦要凝神静气,将铸剑感悟融入笔墨。书法与铸剑,一柔一刚,在他的生命里达成奇妙的平衡,共同构筑起“澄怀观道”的艺术境界。

龙泉剑穿越千年历史,锋芒不减。

陈阿金,这位将一生熔铸进剑身的匠人,以一把把龙泉剑传承中华民族的工匠精神。当传统与创新在他的掌心相遇,迸发的不仅是宝剑的凛冽寒光,更是文明薪火相传的灼灼光彩。

丽水人物志

终审:孙玮
策划:崔菲
执行:陈炜芬
管丽芬
徐子涵

初心之剑

“初心之剑”,是陈阿金送给自己的。2006年,陈阿金成为中国铸剑业第一位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”。不久后,他请人制一枚印章,篆刻“打铁匠”三字,以告诫自己保持初心,“永远不牛,永远不飘”。因此,即便已年逾古稀,他每天依然会花上半天时间做同一件事:打铁。

“我首先是一名打铁匠,其次才是一名铸剑师。”虽然已是业界响当当的人物,但他仍习惯以“打铁匠”自居。

“打铁匠”的故事要从1967年讲起。彼时的龙泉,学校停课,工厂也不冒烟了,13岁的陈阿金为了填饱肚子,拜师学打铁。学艺自然少不了吃苦头。炉门小,铁块大,他必须先拿锤子将其砸成小块,再埋入烈火熊熊的炉膛里锻打、淬火,如此反复后,才能打制出犁耙、柴刀、砍骨刀等铁具。

在钟表稀缺的年代,身为学徒的陈阿金有着自己的“计时器”。每天一早,当村口大喇叭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声播报时,栖息在电线杆上的燕子会瞬间雀跃。伴随叽叽喳喳的鸣叫,陈阿金起床了。到了打铁铺后,他先挑水、扫地,把木炭放入黄泥水中搅拌,紧接着生炉。炉火一热,师傅就到了。两人抡起铁锤,你一锤我一锤,动作流畅又默契。打好四把菜刀后,炉膛里的早饭恰好煨熟了。

“就是这么巧!”陈阿金说,所谓的计时器,不过就是在打铁铺里做的事。

出师后,他在家门口用木板搭了间简易房,做了个架子摆在路边,把打好的农具挂在上头当招牌——“打铁店”就这样开张了。

成为一名铸剑师,是陈阿金此前从没想过的事。

1975年,他进入龙泉宝剑厂,“图的是一份稳定”。毕竟,和那间几平方米的“打铁店”相比,“宝剑厂”显然靠谱多了。有着扎实打铁功夫的陈阿金,铸起剑来自然得心应手。宝剑厂生意最火爆时,他月入400多元,“走在路上,都能感受到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”。

铸剑时,陈阿金有个习惯:经他之手锻制的宝剑,都会标注“陈记”二字,意在“对每把剑负责”。他没想到的,后来人们会循着剑上这两个浅浅的字找上门。

1984年,龙泉官仓弄多了一家陈记阿金剑铺。

经典之剑

“经典之剑”,是他送给时代的礼物。

在陈阿金手里,铸剑不再是打打扁、敲敲长的简单事,“除了坚守古法锻造技艺,还得加把劲,为龙泉宝剑做一些努力和创新。”

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百寿百福剑,是陈阿金的早期杰作。剑身两面分别刻有100个不同字体的“福”和“寿”。“字典里,‘寿’的字体有100种,但‘福’字只找到55种。”陈阿金说,当时想了很多办法,最后是王星记扇厂的一位老师傅提供了100个不同的“福”字,“结合之前找到的,从中选取了100个”。

从制作到完成,百寿百福剑需要花费8个月,“细节之处尽显匠心与智慧”。1993年,百寿百福剑在全国武术器械鉴定评选会上荣获一等奖。

在陈阿金看来,经典,是“从无到有的突破”。

十多年前,一位客人带着一块陨铁来到剑铺,进门就嚷着:“我冲着你陈大师来的!”这句话,对方一连喊了两遍。他的诉求很简单——锻造一把陨铁剑。当时,陨铁剑制作领域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。很快,陈阿金就发现陨铁作为铸剑材料的“弊端”:材质很脆,一锤就裂,一砸会碎,切割时还容易产生气泡……“到底能不能做?”一时间,他陷入沉思。

几经尝试,他在剑身两侧和中间分别加入钢。这样的宝剑,仿佛拥有了“脊梁”,“锋利又坚韧”。不久后,以陨铁为主要材料,由传统手工艺糅合锻打而成的“玄陨剑”问世。

近两年,他以四大神兽为灵感,遵循古法工艺锻造出虎符剑、青龙剑、朱雀剑、玄武剑。“这些纹饰,都是我一锤锤打进宝剑里的。”陈阿金指着剑身的虎符说道,“为了确保它们不出边缘,锻打过程必须一气呵成。”仔细端详这些纹饰,线条流畅,纹路细腻,彼此独立又相互统一。它们既不是刻出来的,也不是画出来的,而是源于无数次的折叠和锻打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到当下,从研究、熟悉到掌握,陈阿金不断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“经典之剑”。他对此的解读却出奇简单:趁着手没抖,还抡得动锤子,“做好打铁匠的本分”。

传承之剑

“传承之剑”,陈阿金想留给年轻一代。

从199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“民间工艺美术家”称号,2006年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,到2023年获评“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”,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制剑师,陈阿金一直坚持带徒授艺。

剑铺门下的徒弟,有省级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,还有正高级工艺美术师、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几十人,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郭家兴,也曾负笈其门下学习宝剑锻造技艺。陈阿金相信,和徒弟们在一起,能让自己的铸剑之路越走越稳,越走越坚定。

2025年初,陈阿金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用他的话说,“责任更重了”。谈及收徒条件,陈阿金坦言,没有门槛,只要肯学,做好吃苦的准备,自己都愿意教。“希望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、分享经验。”而这些经验,是他用大半辈子的时间,一锤锤积累起来的。比如,拉风箱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懂得掌握火候。在他眼里,拉风箱和拉小提琴一样,前者是保持火候的连续性,后者是演绎曲调的连贯性。如果动作有割裂感,火候就不稳定,最终影响锻打效果。

传承,是对龙泉宝剑锻制技艺的保存和延续、接受与再传递。

锻制出古籍中具有文化内涵的宝剑,是陈阿金多年的心愿。一次,辛弃疾的名句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”引发了他的猜想:“古人看剑,看的或许就是剑身的花纹。”为此,陈阿金萌生了锻制具有异光花纹龙泉剑的想法。而此前,他甚至没有见过这种若隐若现的纹路。

异光花纹是否真实存在,抑或只是文学作品中的描述?陈阿金没有十足把握。为了找到异光花纹的呈现方式,他尝试了各种办法,直到某天,渔民撑船的竹篙给了他灵感。于是,他跑到废品收购站,买来“各种铁”,组合在一起进行锻打,终于找到了显现异光花纹的方法。

如今的陈阿金,集各种殊荣于一身,大家对他的称呼不尽相同:在宝剑厂上班那会,工友习惯称他“阿金老师”;回到剑铺旧址所在的老街吃早餐时,男女老少都会招呼一句“陈阿金”,出席各种活动时,大家尊称他“陈大师”……唯独最后一种,多年来他始终没有正面应答过。听到别人在电话那头喊“陈大师”时,他总会以自己的方式“纠正”：“我是阿金,请问有什么事?”

“百炼成钢,淬火成钢,趁热打铁,都和铁有关。”在陈阿金看来,铁是特别有文化味的字,“能和文化沾边,我是幸运的。”

在陈阿金的日常里,时间抑或只有三天:昨天、今天和明天,“不记得今天是几号,也想不起明天是星期几”。和学徒时期一样,他总是把时间锁定在锻制的每道工序中,“不辜负每把龙泉剑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”。



太阿剑



四神剑